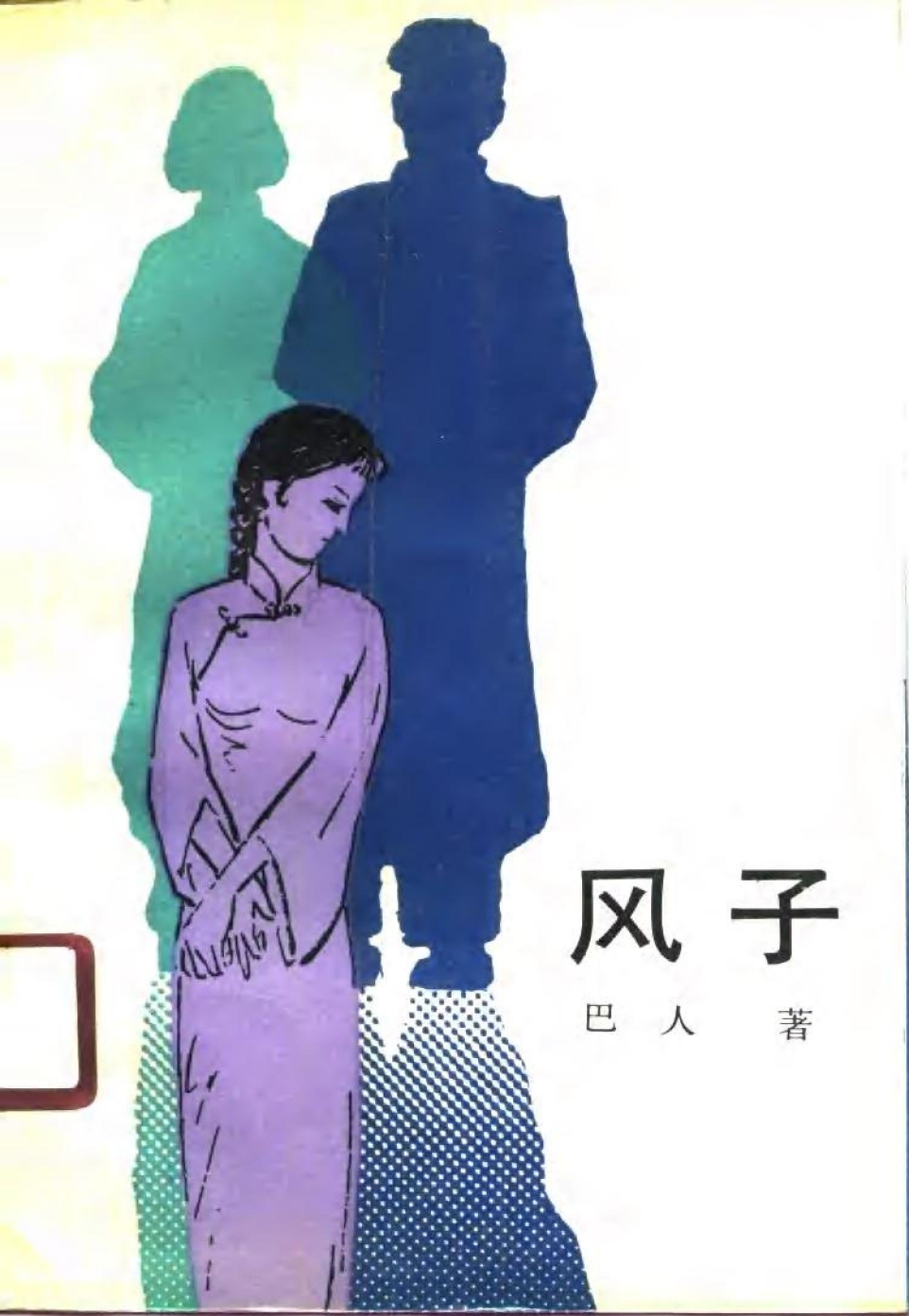




风子

巴人 著

出版说明

本书收入巴人（王任叔）的中篇小说四部。《风子》选自小说集《监狱》，1927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；《阿贵流浪记》，1928年上海光华书局印行；《死线上》，1928年上海金屋书店印行；《六横岛》，写于三十年代初期，据作者手稿改定，曾刊载于《小说界》1984年第3期。

风 子

Feng Zi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232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2 $\frac{1}{8}$ 插页 2

1991年9月北京第1版 199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4,073

ISBN 7-02-001251-5/I·1156 定价 4.35 元

目 录

风子	1
死线上	69
阿贵流浪记	196
六横岛	294

风 子

亭子中间的浪人

街间一递一接的叫卖粽子的声音，每天总把飘流在荒岛上的他从睡梦中叫回来。

时间已不十分早了，都市的没力的阳光，淡漠地印上在这一间比鸡埘大不了多少的屋子的窗帘上。他把灰沙丛积的棕黑色的窗门打开，对面一家亭子间似乎还落在沉睡之中，一领经年不洗的灰白色的窗帘，如在掩饰这室内的秘密似的沉沉地下着，然而因之越发使他火烧似的愤恨。

——这火坑！这肉的火坑！这野兽的斗战场！这魔鬼的夜舞所！天地间哪里有花！天地间哪里有爱！爱，是个什么东西？一套把戏，一幕幻影！一场魔术……

同时他又想像出对面亭子间里一对超夫妻以上的情侣的狎戏的情景：这还不是夜影霸占了世界的时光，行尸似的女人已经从不知什么地方归来了；她悄悄地把窗门打开，窗帘拉过了一半，接着游魂似的一个双料长大的男子，偷偷地像老猫捕鼠似的把她抱去，一阵阵半嗔半喜的叫喊似乎从床中发出，野兽的喜剧便从此开始了。然而现在这怕是剧

后的倦睡之时吧！

——终久不过是这么一回事！一切甜蜜的话语都是撒谎，一切美好的名词都是骗人，一切慈善的行为都是虚假，一切温慰的同情都是空洞！啊，一切的一切终久是不真实的，人的一生的工作不是为蛔虫造反，便是被精虫捉弄！什么爱情，人道，丢弃吧！葬埋吧！丢弃在北冰洋里吧！埋葬在泰山底吧！

他来此已经匆匆地过去了一星期的时间。起初他宛如一只被猎犬所尾追的受惊的小鹿，连一丝半毫的感觉都没有；要是鸭蛋上寻不出一根毛来的话是真实的，那末他的身上引不起感觉来的话是更其要真实万倍。

一室中尽是空空的没有什么东西，一床被褥叠在靠壁的地，丝毫没有整理地，在被褥上又摊上了几本破碎的书籍。靠床头一边有一盏玻璃灯，罩子上了老成的淡黄的煤色。他一早起来匆匆地拿着块从他里衫上撕下来的方布，跑到自来水的龙头旁，舀了把冷水，洗一洗面，接着便上小饭店去耗费他十来个铜子。待返到室中时，不是拥着油腻的被头，仰数天花板上的灰尘，便是不住的摘着他下巴里的几根胡须钟摆似的在室中摆动。像这种的生活若说他是在做恶梦，还觉得是拟于不伦；要知尽管是恶梦，尽管有使你脉搏跳动的力量，有使你生命回旋的力量，而他呢，直如明丽的青春时期的生命的霞光已经被黑夜吞没，眼前全瞧不到一线的物影人迹，只黑越越的空洞，渺茫茫的空洞，无边涯的空洞；心中简直如雨中秋萤那么样稀少的内在知觉也

都消失殆尽。如其天下真有个机械铸成的人，那么他便是个最好的模型了。啊！这固然是他举目无亲的上海没有一个人来相与过从言谈，解慰他深斟独酌的孤寂滋味；可是经过巨大创痛后的他，一时，确实很难唤回他失了魄的灵魂。

昨夜似乎是梦醒时期，在某一种意义上他解释了他胸中的积悃，在他石一般硬，霜风一般冷的心湖中开始吹过了一阵暴厉的朔风，振荡起万斛的怒潮；今天他竟把两眼如簾鉤上的明月向这窗帘注射着异光，能有力地诅咒，能有力地暗骂，能有力地愤恨了！最后他竟又倒在床上叹一声长气，一波波的伤心往事如浪般争先恐后的涌过了他的脑海：

——啊！人道！人道！你芬芳的名词！你和尚身上的袈裟！你耶教徒口中的同情！啊！啊！你浪漫者的护身符！你浪漫者的护身符呵！我现在很了解你了！

也不再洗冷水面了，他伏在被头上只是痛哭！

隔弄间似乎叫卖灵魂似的叫卖声不住地喊着。太阳光越发淡了，继而有一块很浓重的云影向窗帘上移过。

离 乡

故乡的山色饱不了一家的口腹。秋风阵阵吹来，绿透了的溪水，皱起了涟涟的凉波。成日地沿溪漫行，依树浩歌，到头来又得到些什么？满怀的空虚，无边的凄凉，都付与这失业人负担着去。眼看得各地学校都一一开课，同学也都一一外出任职，只有他像落伍的孤雁，深陷在这冷寂的

空谷之中，一度度斗着秋风过日。然而乡人惊奇的眼光的责任，与妻子申申的咒诅，已使不理生产业的他，感受到无限的酸苦滋味了。

——啊！宁使我乞食走荒隈！宁使我露骨于沙汀！宁使我在外浪喝西风！这个地狱般的故乡，我已没有再住下去的情势了。

——啊！悲哉！悲哉！人生的惟一目的，难道便是为着衣食？人生一切的欲求，生机，难道也只由这衣食来满足，启发？啊！超生活以上的人生意义呀！你美丽的幻影，你空想的两翼……伟大的神祇，如此地使我过着半身不遂的生活，索性还是把我生命收回去吧！

他，风子幼年的生活，毕竟不能算十分恶劣，而况在兄弟辈中是个最少的，父母爱宠，兄长的友睦，已在他那人生的画幅上，抹上了一层芳菲的色调。每当他长兄鹏志从学校放假归家，总为他带来了不少玩具。黄的泥做的老虎，牵着线辘辘地旋转；半匿在箱子间的毛猫，捺着头呜呜地会叫。这是多么有趣的玩具呵！真值得乡下孩儿们的赞美。然而一天黄老虎从石阶上转下跌碎了，小猫挖出箱外哑口了。他那脆弱的心，竟以为不知什么大祸临到头上，禁不住很厉害地发抖，终至于哇哇地哭了。

这便很可以看出风子是个怎么样的人了。这种从小便秉受了父母的忧郁性的遗传的风子，虽则只受了这么一点微小的打击，然而他总觉得一跟人家玩耍，便会得到一种恐惧的暗示，同样地禁不住心的颤跳。有时甚至于正在玩耍

时，也要无故地突然哭泣。

十岁以上，风子的品性越发向沉静的路上走去。一天到晚很少见他有剧烈的玩耍的时光。只有在荳棚瓜下，和蕙姊一淘儿厮坐着穿线绷。但因此风子的面上，便如同蜜蜡似的黄了。

早熟的性意识，使风子不曾于他十五岁时，父亲死了以前死去，已经是邀天之幸了。他总觉得这样地发挥他的性的本能是一桩很好玩的事情；虽则他的发育时期还是在他娶了亲的十七岁这一年上。他简直不知自己的神经日就衰弱的原因，他也不知神经麻痹的苦痛，一副支离的瘦骨，包着张弛缓了的枯皮，活像一个行尸。

待到二十岁这一年，又和兄长分居，虽则是中学毕业了，谋得个人师的资格，然而算盘还是茫然不懂，人生的产业，又叫他怎样负担得起！

然而生成是为牛为马的命运，又谁管你力不胜任？犁铧已经套在肩上，鞍子已经架在背上，怕你不呼呼地拔着沉重的脚一步二步地跑！——啊！驮着人生担子的牛马呀，流泪也是无用，走路本是你的责任！

已经策着鞭子逸跑了三年，脱铧去鞍固然随你，粮食却装在上帝的手中。况你又是个弱者，不能挡着强权的幌子，从这不十分公平的上帝手中夺来，你又将如何呢？

秋风带着衰老的消息，一阵紧似一阵；倘不及时在少壮留下些青春的光荣，再回头，已然是杳杳的长道，前临着巨大的墓圪了。

——啊！你美丽的幻影哟！何日我才得把你捉着接个深长的吻，眼看着青碧的自由地发生着的青草，在秋风中一次次黄枯下去，怎能使我不悲怆中怀呢！

——啊！啊！幼少时代的幻梦呀，电影一般地过去了，风驰一般地过去了，一丝的陈迹，半毫的遗痕，都无权享有了！

他这时顿回想到他和他的蕙姊的幼少时的欢娱。

蕙姊是他逃房的族叔的女儿，少时本在一处玩，年纪大了，又跟着同入一处的学校。蕙姊资质本不很聪颖，什么作文造句，都是风子代作。但蕙姊也每每有饼饵报酬风子。

这是立夏节的一天。蕙姊已不在学校读书，因为年岁有使她隔离男子的威权，风子当然也不是在她不允许会见的例外。然而她有空却每能够借采“樟脑”的名义，借着梯子爬上在风子的读书室的后窗对出的一株樟树上，摇摇欲堕地隐身在树枝之间，隔着丈把路，和隐身扶伏在窗槛上的风子说话。这天蕙姊的哄笑声在墙外发生，他伏窗一看，樟树上一个妙丽的情影，已脉脉地送着神圣的秋波了。最终她赠与他一握樱桃，一只红蛋，并约他明天到龟头桥旁的八角亭间相会。

——啊！这软腻的粉颊相抱悲哭的畅快呵！

在这冷清的八角亭中，她对他说，家里已经把她许了人。而且不久，最多也只能延迟三年，就要把她娶去。她又对他说，她的丈夫是个不曾读书过的村夫，身段小得异样的小，丑陋得如同鹑鸪。她又对他说，可惜他是她自家的弟

弟，不然她死也不肯放他跟别人家的女子去要好。她最后对他说，她不久将要在端午节上送他一个香袋，香袋上她要绣成株并蒂的莲花。

幽会就是这样的告了个结束，而今所留予风子的印象，只有她微丰的乳房的压迫的感觉，细腻的两鬓的厮磨的感觉，然而这感觉却不允你风子去回斟。因为这悲痛的酒，是溃烂记忆的毒药，不由你不想到她归家后受了后母的一顿痛打，过了一月便得了急病死去！

——啊！啊！你真为我保守了你处女的坚贞，回返到上帝的膝前去，而我却把灵魂全个卖与恶魔！只剩有满怀的空虚。啊啊！你有灵的神祇哟！作弄人们竟如旋风戏叶，任凭它怎么的戢戢悲鸣，总不让它高飞到天上，飘堕到地下。只是在不高不下的半空里打旋。看我这半生浮沉，合心人都一一飘散，五百年前的冤家偏又一一的碰头……

他接着便又想到他那不自然的婚姻的一幕惨剧。

这是溽暑的一晚，风子已跟女人争过一会气，整整的两相不语已有十天了。风子正坐在新屋的廊檐下，枯思着人生的意义，如此的吃饭撒尿的生活，终久是为着何来？突然地，在这时，房中传出了一阵“嘎唷”之声。同坐在他的右手的母亲，即忙跑进房中去看，只见风子的女人倒在地上怪叫。母亲初以为她在大暑天气着了痧，催促着风子跑到街上去请大夫来看。然而——啊！天哪，待气喘喘的风子挣死似的返到家来，一看，却原来是那么的一回事！风子竟呆惊住了，连一点的感觉都没有，全个的头部似乎已经和

颈项不生关连似的脱离了。他痴呆地仍旧坐在刚才坐着的一把小椅上，睁着眼看那屋檐下的白云自在地飞翔，青天苍翠地在流，飞虫灰沙似的散扬，小鸟斗风地斜飞，而如泻的泪雨，也不知从何时流起，尽如泻地流着，直从颊上落下到襟上。

一车门的人，男的女的，尽多蜎集，捣蒜头的捣蒜头，杀羊的杀羊；满室中只是凄凄怆怆的悲叹声，戚戚瑟瑟的私语声，栗栗六六的动作声，而惟有风子的母亲，却已经坐在廊下叫着天了。

——天哪！天哪！这是你太欺侮了我的孩子了！颖儿，你是可怜的人呵！竟被人家的女儿，这么样侮蔑！

风子仍如雨地流着泪，虽则心中很想说几句怨屈话，或者倒在母亲怀中痛哭，然而失却知觉的四肢连移动都觉得非常艰难，有如千万斤纆绌深深地锁着；口中的舌头，也僵木得要死，有如麻丝把舌尖绕着。

——天哪，你太欺侮我的孩子了。

虽则在旧礼教的纆绌下、在传统的习惯的法则下，把他们俩的碎镜硬生生的重圆了；而反抗性已如烟雾一样地消失了的風子，心脏上的创伤将永如海洋一般的溃烂着，再没有会医愈的希望了！

——啊！老苍的作品，终是一首调子永不会谐和的卑劣的东西呵！在人生的字典上是永不会翻出圆满二字来呵！“不能如愿”的工作便是做人的惟一的目的呵！

在如此结合的家庭之下，一年二度回家，已觉万分艰

难。何况而今无事孤栖，怎能不生过日如年之感呢？

——啊！你使我感到杀头一样恐惧的光阴呵！如此的茫无边涯的前途，我难道没有一日行尽的希冀？我愿前面便是墓圻，使我眼前立时便得安息下去。

然而自杀又没有勇气。滔滔溪水，湮没不了他飘泊的灵魂。也只好在一天的早晨，向崎岖的横山道上行进着去了。

一路的风声泉声，送他的行程；一声声叶底的鸟声却在祝他尝试的胜利。

寓 居

风子自从和赤岩学校脱离关系后，便宣誓不干教员生涯，然而这抵抗运命的行径，结果总得不到好处！风子也明知道流浪生活中惟一的伴侣是饿神，而饿神的淫威，也颇不容易熬受。然而这有什么法想呢？教育界的恶浊，已成了个街道旁堆积垃圾的粪桶，逐臭的蛆虫，嗜痂的飞蝇，都麇集在这里争权攘利；而游民式的飞蚊，也要霸占一角，漫假教育家的衔头，坐收渔人之利。啊！这压伏在最下层的小学教师啊！你们的工作，是为资本家铸造小乡绅！是为学务监督校长之类铸造饭碗和名誉！而况我们的风子又是个居高自傲的人，更他不配做卑躬屈膝胁肩谄笑的小学教员。

脱离了教育界的风子，此后惟一的工作，只有发挥他天

赋的文学的才能，使他生命的力量，尽量地如霹雳声后的大雨倾盆倾峡似的倾泻个痛快，使他理想中的美幻的花园，都长出绚烂如火一般的生命的红花；足以比拟那绝代的天才妙染出的长虹的彩色。然而现在风子却更进一步地觉悟，饿神的权威也正如冬神一般，猛吹起剧烈的朔风，制止他波涛似的生命之力的波动，结成种万古不消的坚硬的冰块。虽则这时又想到谋个糊口的地位，但已不是时候了。

暑期中曾冒着流金的太阳，仆仆地赶上了向N埠去的大道，满想能在一家报馆里找得个位置；然而编辑主任却说风子是个识字不多的白丁，很结实地回覆了他，并如父母似的教训他再去多读几年书。风子也只好抱着满腔的失望，不敢自己悲叹一声，如只落伍的孤雁，幽寂地横飞过灰色的苍空，回返到他那死寂的空谷之中去。

这次，第二次的尝试，风子的友人若严，深怜他凋零的残叶的身世，情愿在他所主持的孤儿院里，添设个不很重要的位子，只要他每天授二点钟的功课，每月供给他三十元的零用，剩下来的工夫，竭力鼓催他创作。风子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是十分满足了，然而变态心理的风子，最惊受不起的是人家的宠爱，最觉得痛快淋漓的是人家的毒骂。这爱若昆季的若严真是他毕生的最大的仇人。

是细雨迷濛的早晨，风子自恨这种寄生虫似的生活，非早日结束不可，偷偷地写了一封长信，预备去赴甬江的黄涛白浪。谁知气笛一声把开回故乡来的轮船离开了N埠以后，风子的心上的重压已经轻减了许多，几回的凭栏欲试，

又几回想到白发的老母，把心软得如同轻絮，再也不能振作起这赴江的勇气。也只好像一只疲倦的白鸥，在骇涛恶波之上遨游些时，仍旧找不得他理想的天国，归来折守巉岩，风子终于流寓在荒城隈的孤寂的S会馆里了。

倘又是赳赳归家，男子的志气再不能凌驾在女子之上了，一般乡人又必多麇聚讥诮：“啊！你看这是哪里来的乞丐？又要到我们的村里来乞食了。……啊！你看这是哪里来的流氓，又要来平分我们贫苦中挣扎下来的粮食了。”宁使乞食荒隈，流骸沙汀，决不流落还乡，遗别人的儿子笑骂。所以在这时风子的身边，虽只有二元大洋，也因会馆饭食可掬，却使风子颇能安心的住下。

在会馆东庑的一间房子里，终日地如痴如狂地喊着；屋椽间的尘穗，都慄慄地听得发抖，有的还平空地一吊一吊堕下来。冷寂的少人居住的S会馆，直无异是一座幽旷的墓道，树枝花影，都可以疑作厉鬼巨魑。这经年不死的瓦雀，似抱着无限的同情，不时在檐下唱着挽歌。一连有二十余间的平屋，平时只住着账房一人茶房二人，很难凑足五个的数。所以在这灰色如同迷雾一样的漫着的空间，简直不能听到一丝半毫的人声的震动；而风子的如狂的喊叫，枯涩的音调，宛拟如冷谷的鬼叫，颇有山草战惧，山林摇撼的风势，愈使两涘流冰，毛管直竖！然而笑傲于一室之中，毫无顾忌，则亦未始非风子的流魂的安慰。

后窗外是一座荒芜了的园地。墙角一株孤立的梧桐，绿叶已经一半枯萎，有如秃头的老人，伛偻地保守着他的风

雪残年，虽几回想唤来生命的力量，叹青春业已悠悠过去。错杂不整的细竹，无力地互相偃扶丛生，败叶如同乡姑娘割柴归来的头上堆积着风沙与草屑，不曾被“风梳”吹落到地。有时当那月沉不起之夜，黑暗填满了全园，墙角树根，如同有千万的黑姑娘，穿着黑纱的舞衣曼舞，轻微的夜风又低低地吹起，打动细竹枝的沉静，萧萧的如同隔江的箫声笛韵，似远如近的吹着，打动他，风子，绿火一般的冥思。石榴树二株，一株已如粪岩似的枯萎，一株尚在喘不过气来似的挣扎生长；而那像老母亲头上的发痕一样疏朗的枝叶之间，尚有二三个废人颊下的赘瘤似的石榴结着；而摇摇欲坠的姿势，颇似情人惜别，有依恋难舍的情景。石榴树下有一口枯老的小井，落叶残枝，如同沐浴似的绣满了全个面部，再也不会作孽的风魔，吹动它假面下的止水；枯井旁高置只窥败了的吊桶，绳索长蛇似的横梗在落叶的地上，全身上斑驳的泥浆，似已久久不汲生命的水了。如此的荒废衰败，如此的零落破碎，要再想整筑起成个幽闲的花园，俾有情的侣伴得双双的挽着玉臂，腻腻的磨着两鬓，在此曼步浩歌；俾风雅的诗人，悠然沉思静听幽篁间的清吟，静观短墙上下沉的太阳，闲抚曲屈盘笼的孤樟劲松；俾神圣的孩子得雍容优雅，出入竹林之间，捉着有趣的迷藏，这只怕是梦中才能实现的事吧！何况一至今日，连啼雨的鹁鸪，都不来站在枯枝头上，来唤回我们风子的迨死的灵魂呢！凄凉的况味，枯寂的悲思，也只让风子一人独受吧！

这是如梦的一天，他正拥着条油腻的布，鼯鼠似的蹉卧

着，似在深味这苍凉的滋味，脑中的思绪，宛如风中的山草一般的杂乱：人生的意义，生活的法式，文学的趣味，小说的结构，女人的怀抱，温馨的乳房……都是他沉想的资料。——却一样都不能清明地想起。全身的精神，有点像酒醉了一般酩酊的奋兴，又有点像经过了一种剧烈的运动之后一般感到奄奄的疲倦。总之，他的全个的灵魂是浸在半醒的状态之中。

茶房漫然地推进门来，报告有二个客人求见。风子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宛如冷水醮在“骨灰”上，心中不由得粥粥似的煎熬，难言的苦痛立时把一颗衰颓了的小心吊起在喉头上，好似他自己曾犯过一件极重大的罪案，逃避在这冷谷之中，被多眼的侦探无意中捉获，要去受严重的审判！——啊！啊！我这已死的遗骸，怎么还有站立起来的力量，去见生人的面目？

也不曾穿上一双破跟的黑袜，漫拖着一双鞋头如同老虎一般开着口的破鞋，披着一件月白的斜纹的短夹衫，一条领沿已经破碎了的领头，一半已和衣服脱离了关系。蓬松着的一堆枯发，如同千年没人去探险的荒山上的茅草，交互缠结的程度，已经不是烈风所能吹散的了。

他如同出巢的雏雉，深恐隼鹰的加害，横扫落叶似的射到来客的面前，啊！这不速的来客，怎么来临顾这个被世间遗弃了的风子呢？而且，而且又是个天仙一般艳丽的女子，玉琢一般具有良善的灵魂的女子，梅花一般的芬香已经嵌入了骨髓里的女子。要是这时果真风子是在做梦，他将定

要像饿狼般把她攫到怀中，即使因了传统的贞操观念笼络了他，使他不忍将她破坏，他也将要把她颊上的嫩肉一块块地咬个粉碎。

风子侷促地在他们前面坐下，留声机片似的唱过了招呼。风子便深深地打量他的前面的二尊活佛。

她穿着件淡绿色的绒背心，镶着粉白色的绒边，便觉这淡绿色有着落似的更增添一层轻嫩的色调。春葱似的颈项的上面，套着根大红色的丝结的绳子，下端悬着一枝有幸运的自来水笔。两袖上表现着粉红的颜色，和淡绿的背心相衬便添上几分娇艳的情调。手臂上擦着一层薄薄的粉渍，和面上的色调很相匀称。眼珠滴溜溜的闪活，一盼顾，便如暗空中的流星，使人见了立时感到凉快。柔发堆云，黑压压的覆上了眉梢，更使这顾盼的双眸，表出一大股生命的力量，一大股镇慑男子的灵魂的力量。纤嫩如葱芽似的手尖，不时向爬到额下来饮黑渊里的甘露的细发上搔弄，乘机在她那玉掌之下，频频地送着醉人的秋波；嫣然的笑涡，又同时和秋波同声相应的豁露。而他呢，又是梳着西式头发的漂亮人物，玄色直宫呢的马褂，灰白哔咕呢的长夹衫，虽则表面看去素朴得很，实则内容也可跟她赛富。一付托力克的金丝边眼镜，架在他隆起的鼻梁上，不很贴伏地离眼睛有寸把远，眼镜的左角上时时有一道电流似的眼光在奔放出来，飘射在她的自来水笔上，飘射在她的粉项上，飘射在她的两眼上，飘射在她的朱唇上，飘射在她的眉梢上，飘射在……啊……在她的灵魂上，在她的灵魂上……在她的整